

涂义才 译



“对话·社会·教育”译丛

Learning to Listen, Learning to Teach
The Power of Dialogue in Educating Adults (Revised Edition)

Jane Vella

如何倾听, 怎样沟通

——成人对话教育的原理与实践(修订版)

[美] 简·韦拉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如何倾听 如何沟通 如何沟通 如何沟通

Learning to Listen - Learning to Communicate
The Power of Listening and Learning to Communicate

How to Listen

如何倾听，怎样沟通

——从人际沟通到职场沟通的实用指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涂义才 译

如何倾听, 怎样沟通

——成人对话教育的原理与实践 (修订版)

[美] 简·韦拉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何 艺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张 珍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何倾听, 怎样沟通: 成人对话教育的原理与实践 /
(美) 韦拉著; 涂义才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8

(“对话·社会·教育”译丛 / 王松涛主编)

书名原文: Learning to Listen, Learning to Teach;
The Power of Dialogue in Educating Adults
ISBN 978 - 7 - 5041 - 3987 - 0

I. 如… II. ①韦…②涂… III. 成人教育—研究 IV. G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8143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4 - 5353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21
传 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4. 25	印 数	1—3 000 册
字 数	189 千	定 价	22. 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对话·社会·教育”译丛

Learning to Listen , Learning to Teach
The Power of Dialogue in Educating Adults (Revised Edition)

丛书主编: 王松涛



Jane Vella

作者简介

简·韦拉（Jane Vella）是全球学习伙伴公司（Global Learning Partner, Inc.）的奠基者，该公司旨在促进全世界成人教育专家在成人教育项目中设计并使用对话方式。公司详情可参看网址 [www. globalearning. com](http://www.globalearning.com) 和 [www. janevella. com](http://www.janevella.com)。

韦拉于 1955 年在纽约罗杰斯（Rogers）学院获得教育学士学位，1965 年获得福德姆（Fordham）大学硕士学位，1978 年获得马萨诸塞大学教育博士学位。韦拉第一次讲课是 1953 年在哈勒姆（Harlem）任教三年级。从 1955 年起，她一直辗转于非洲、亚洲、北美和南美、中东、欧洲等地区的社区学院，在全球四十多个国家设计和组织实施社区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等项目。本书是韦拉的代表作之一，她的其他重要著作包括：《对话培训法》（*Training Through Dialogue*, 1995）、《怎样知道自己学会了》[*How Do They Know They Know*, 1998，与吉姆·伯罗（Jim Burrow）和葆拉·贝拉尔迪内利（Paula Berardinelli）合作完成] 及《从做中学》（*Taking Learning to Task*, 2000），等等。韦拉现已退休，居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经常在静静的湖畔弹弹钢琴，划划独木舟。不过，她仍继续进行成人学习研究。

译丛总序

王松涛

“对话·社会·教育”译丛的宗旨，在于介绍、探讨、倡导、推行和实践对话。

关于对话

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来说，“对话”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报纸上、广播中、电视里，对话都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字眼。无论是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政治家们，还是周旋于各种场合的社会与商业人士，都喜欢把“对话”这两个字挂在嘴边。联合国总是在呼吁冲突各方进行对话，政府和民众之间也经常互相期待或要求进行对话。学校鼓励师生之间开展对话，家庭希望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也能够对话。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著作，倡导人们与自然对话，与心灵对话，与自我对话。现代科技的发展，更衍生出人机对话、在线对话、虚拟对话等概

念。对话一词的运用，几乎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为什么人们如此钟情于对话？在对话这一概念的背后，都隐藏着人们怎样的希冀与期待？对话对于人类，到底具有哪些深刻的意义？进一步质疑：我们日常所听到的对话，以及所有那些号称对话的对话，果然就是对话吗？究竟什么才可以称为真正的对话？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人与人之间也渴望沟通，这是人类生命存在的一项基本诉求。人需要说出自己的心中所想，同时也很想知道别人心中都在想些什么；人希望听别人说话，也希望被别人所聆听。脱离了相互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人就免不了孤独与寂寞的袭扰，甚至会觉得丧失活着的意义。但人与人的交流和沟通，基本不外乎言语和非言语的途径，通过口头语言或书面文字，乃至肢体语言来进行。虽然存在“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现象，但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人们必须通过互相交谈才能知道彼此的所思所想。交谈是人类最基本的交流形式和沟通途径。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会交谈吗？

交谈？不就是谈话，几个人坐在一起说话吗？很简单啊！

真的这么简单吗？那么，为什么人们会言非所想，就像安徒生在童话中所描述的臣民那样众口一致地赞美皇帝的新装？为什么我们也会言不由衷、答非所问，或顾左右而言他？为什么觉得自己被人误解，但同时却也在误解别人，甚至程度更甚？为什么我们想说话时却没有机会，真让你说时却又无从谈起？为什么社会鼓励我们畅所欲言讲真话，同时却又告诫说沉默是金？为什么我们可以花上数小时甚至整天的时间为一些鸡毛蒜皮之事而喋喋不休，却避而不谈那些真正关系我们个人发展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为什么即使在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的神侃和狂聊过后，我们的内心反而会滋生无比的怅然与空虚？为什么想说话的人会被禁止发言？——要是他说的是真话，是实话，是对的，为什么我们不敢听这些真话和实话？要是他说得不对，我们又有什么好怕的？为什么人会当面说一套，背后又说一套？就像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所指出的那样：“……开会时，大家屁都不放一个，开完会以后，心里又在嘀咕。……一些人在开会的时候，唯唯诺诺，对什么事都没意见，等散

会以后，他又到处批评。”^①为什么人连自己说的话都不相信，却竭力要去说服别人去信自己？为什么人们嘴上说要洗耳恭听，而实际上却只是把别人说的话当作耳旁风？甚至，人们根本就坐不到一起来说话；或者即使坐到了一起，宁愿沉默，也不说话？

或许，我们并不太懂说话，也不太会谈话，更别谈对话。

在汉语里，用于表达说话的词汇有很多，譬如：交谈、谈话、对话、谈心、协商、谈判、讨论、争论、辩论、争辩、说服、劝告、商量、商讨、聊天、谈论、对谈、谈天、闲谈、闲聊、会谈，等等。这些词汇代表着说话者不同的目的、动机与意图，反映了说话者之间不同的人际关系，也预示着谈话所可能形成的结果。在你与人说话时，你关于谈话的目的、动机、意图与期望就会在有形或无形之中主导你的交谈行为，从而决定你的交谈类型。

对这些不同的交谈形式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至少可以被归结为以下几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是以“聊”为目的。聊乃是闲谈，东拉西扯，海阔天空，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也不追求任何的结果，大家只是为说话而说话，或为发泄而说话。聊字的本义是耳鸣。聊的结果，不过徒增耳旁的嗡嗡之声而已。

一种是以“辩”为特征。辩的目的是要证明我对你错，要让我的观点在讨论中取胜或至少占上风，最终实现我赢你输的结果。虽然常言说真理越辩越明，但通常我们的辩，都在于证明我的真理是对的，而你的真理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坚信真理是在自己手中呢？

一种是以“商”为特点。商的目的是不管我对你错或是你对我错，让我们互相做点妥协，各自做点让步，彼此搞点折中，你接受我的部分观点，我接受你的部分意见，最终达成一个一致的结果，让双方都满意。至于究竟谁对的成分多，谁错的成分多，究竟我们互相妥协的是不是真理，就不去管它了。

但是除了上述三种类型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不同性质的谈话，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称之为“谈”。谈的本质在于它关心的是真正的真理所在，绝不对真理做任何的折中和妥协。它不在乎谁输谁赢，也不关

^① 参见南怀瑾：《论语别裁》，下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886。

心谈话是否一定要达到一个结果；它追求的是平等、自由、公正地进行交流和沟通。谈话者之间互相尊重彼此的人格、观点和观念，能够形成充分的友谊感和信任。每个人都认真地倾听他人的意见和想法，每个人也都能彻底地表达出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和看法，然后让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之间彼此碰撞、激荡、交融，从而让真理脱颖而出。如果要为谈话找出一个目的或动机的话，那么谈的意图就是为了实现最自由、最彻底、最无拘无束的交流和沟通，在谈话过程中去探索和发现真知与灼见。如果也要为谈确定一个结果的话，它期待的结果是所有人都从中受益，实现双赢、共赢、一举多赢。

对话就是这种类型的谈，即看似容易，做起来却最难的那种交谈。

人们渴望交流，却总是流于肤浅。人们可以云山雾罩地瞎侃，却不愿花时间来倾听自己以及他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即使隐约觉得自己的看法错了，却仍然固执己见，甚至不惜为此而争个面红耳赤；更有甚者，以至于割席断交，不相往来。尤其是在人多的场合，在群体当中，有的人总忍不住表现自己，夸夸其谈的，绝大部分都只是废话。听的人虽然明知这是些废话，但却宁愿在内心中窃笑，也不去指出来。有的人虽然很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却总是羞于说出口。还有的人总喜欢去劝告或说服别人，甚至会到苦口婆心的地步；同时也有另外的一部分人，总是拿不出自己的主见，说不出自己的声音。他们都忽视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一个人是对的话，根本就用不着被人说服；如果一个人总想说服你，那么他的目的必有可疑之处。于是也就不奇怪，我们的日常交谈大多是以聊、辩或商的形式来出现的；而对于弥足宝贵的对话形式，却经常飘忽如昙花一现。

但我们确实经历过对话，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当几个知心好友在一起推心置腹地交谈时，当你暂时搁置起自己的看法从而认真倾听他人的意见时，当你不急着为自己争辩从而使自己深入思考时，当你勇敢地表述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并期冀以此与他人分享时，凡此种种的时刻，你都多多少少地触及到了对话的实质与精髓，触及到了一种与普通交流方式有质的不同的沟通手段，亦即对话。

那么，什么是对话？什么是真正的对话？对话的目的是什么？对话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怎样才能有效地开展对话？都有哪些因素——

不管是我们个体自身的因素，还是宏观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因素——妨碍了对话的开展和运用？如何把对话的理论和原则应用于我们自身的生活、工作与实践？如何使对话的理念在社会上得到传播和普及？如何使对话渗透入学校，从而使每一个人从小就能体验和感受到对话式的教育？

进而言之，对话仅仅限于面对面的交流吗？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吗？本着对话的原则与精神，一个人是不是也可以与自己的内心对话？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印刷的文字来与作者对话？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虚拟的时空环境中与陌生者或素未谋面者对话？是否我们生命的存在与本质，都是基于对话？

这些问题，正是本“译丛”所要致力回答的，也是本“译丛”所要邀请你去共同探索的。

关于本“译丛”

本“译丛”旨在以对话理论为核心，通过翻译国际学术界近一二十年来有关对话基本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代表著述，综合、全面地把对话在社会中的应用（尤其是针对对话与教育这一主题）介绍到国内。

由于对话本身就是一个跨越哲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所以本“译丛”虽然以对话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为中心，但是也涵盖对话的一般理论及其社会应用方面的著作。纯粹从哲学、文学和语言学角度对对话的研究暂不在本“译丛”的考虑之内。宗教意义上的对话也排除在外（虽然宗教学角度的对话也颇有值得探讨之处）。

对话是人类生存亘古久远的话题。国际学术界对它所进行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与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译丛”的另一目的就在于通过全面介绍对话理论及其在社会和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从而启发和推动国内研究。

本“译丛”所指的对话，并不仅仅是人类交流和沟通的一种方式或手段，除此之外，它还被赋予了特定的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和教育

学的内涵。对话作为一种理论，其覆盖的内容极其广泛，研究的方向和角度因而也呈现多样化，包括哲学方向、文学和语言学方向、心理学方向、社会学方向，以及教育学方向，等等。但本“译丛”的侧重点在于对话的社会应用和教育应用。这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领域。因为教育始终是处于社会文化的氛围之中，只有对对话的社会应用予以全面的认识 and 了解，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对话的教育应用。这也是为什么“译丛”冠以“对话·社会·教育”之名的原因。

然而无论是对话的社会应用或是教育应用，都是基于一定的对话哲学观之上的。从哲学上对对话的研究可谓贯穿人类的思想史，近代的学者如布伯（Martin Buber）、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阐发了各自关于对话的基本哲学观念和理论视点。由于这些人的著作在国内的哲学界已有所介绍，故本“译丛”未把对话哲学的专门著述收录在内。尽管如此，本“译丛”所选介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了哲学上的对话问题。

虽然对话是一个日常应用非常频繁的概念，但是人们对于究竟什么是对话并无统一的认识与结论。对它的理解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来进行。

就其外在形式来说，对话是人际交流和沟通的诸多形式之一。从字面意义来解释，“对”的本义乃是“应答”，“两者相对、面对”。“话”作为名词指“言语”，作为动词则指“说、谈”。“对话”于是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的谈话”，或“双方或多方之间接触或会谈”。因此汉语中的对话应是指用言语进行交流的过程。但这种字面意义上的理解太过宽泛，并不能揭示对话的深层内涵与本质。

在英语中，对话乃是指 dialogue^①。基本来说，从狭义的角度讲，

①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研究者喜欢使用“conversation”一词。“Dialogue”和“conversation”这两个词之间有时被混用当作同义词对待。经常性地，它们被认为具有相同的内涵。这也是对话研究中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之一。但不管使用哪个词，基本的共识则是对话与日常的交谈（talk）、聊天（chat）、讨论（discussion）、争论（argue, debate）、谈判（negotiation）等其他的人际交流和沟通方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对话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重要性更是普遍得到强调。

对话是人们的一种特定的交流和沟通方式。这种方式突出了参与各方的平等性，彼此之间特定人际关系的形成，参与者表达意见和观念的自由与权利，个体思维与集体性思维的本质等众多方面。换言之，对话有其独特的精髓。而从广义的角度讲，对话更涉及到人类存在的基本哲学命题，涉及人类的历史与文明。

对话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相伴随。对话与人类的文明一样的古老。它可以被追溯到远古时期。许多研究者指出远古部落里就存在着这种对话的精髓。伯姆曾这样描述部落中的对话：

“曾经有一个人类学家到北美的一个部落考察和生活过。那个部落的规模与对话要求的人数相仿。以狩猎为主的通常以二十至四十个人为一组居住在一起。干农活的规模略大一些。部落的人经常定期地像我们这样围成一圈坐在一起。他们只是互相地说啊说啊，显然没有任何特定的目的。他们不形成任何决议。没有领袖。每个人都参加。大家也许听某些智者或长者说的多些——不管他们是男是女——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言。会议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最后毫无缘由地停止，人们各自散去。但此后似乎每个人都明白了自己应当做什么。因为他们互相之间已经非常理解了。”^①

在公元前 495 年至前 322 年之间的古希腊被认为是盛行政治和文化民主的一段时期。苏格拉底就生活在这段时期内。他的对话法，即苏格拉底对话（Socratic Dialogue），被他的学生柏拉图（Plato）记载下来，至今仍有深厚的影响力。

在东方，对话的传统也同样深远，譬如《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师生之间的对话，以及阅读古文中常常出现的“对曰”，都反映了对话的特征。佛禅之道，也很倚重对话。只是相关的研究，却不多见。

关于对话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问题，首推戴维·伯姆（David Bohm）对对话理论和实践的孜孜探索。伯姆被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物

^① [英] 戴维·伯姆著，李·尼科编，王松涛译，论对话，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9。

理学家和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出于对技术社会中人类沟通问题的忧虑，他通过自身的实践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对话理论，即近二三十年来西方社会所广泛推崇的“伯姆对话”（Bohmian Dialogue）。

随着伯姆关于对话的远见和视野在世界各国的影响日益扩大，也引发了众多的追随者。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圣吉（Peter Senge）。他的《第五项修炼》（*The Fifth Discipline*）一书风靡全球，而其中关于对话的论述却基本上都是引用伯姆的观点。^①

综合观察对话的社会问题，研究者着眼的是通过分析对话的基本原则，进而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组织问题，以及管理问题。教育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组织，通过了解对话的一般性理论和它在社会领域的基本应用，可以更好地理解对话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近代对话教育的基本原则大致都源于哲学上对对话的理论探讨，虽然至今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基于对话的教育和教学观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和探索。

引导这种转变的，首推当代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他倡导的对话教育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弗莱雷，对话才与教育密切地联系了起来。

弗莱雷所关注的对话主要围绕着成人教育领域，但基于对话的教育观在高等教育、普通教育乃至幼儿教育领域的影响也日益显著。

对话作为一种教育原则，从简单的意义讲，强调的是师生的平等交流与知识共建。从深层的意义讲，它挑战我们关于师生关系、知识本质以及学习本质等方面的思维成见、定见与主观认定。尤其是随着网络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基于对话的教学代表着未来教育和人类学习的一种发展演进方向。基于对话的教育教学观也是西方学术界所积极关注的前沿热点之一。

遗憾的是，国内对对话教育鲜有研究。虽然我们经常谈及教学过程上的对话法、谈话法、提问法、问答法等，但都局限于把它们视为为一种方法而已，很少从理论深度来进行分析。即使有所分析，也是限于传

^① 该书的中译本把对话译为“深度汇谈”，略显晦涩，给对话加上了一层深奥神秘的色彩。

统教学论的框架体系之内，从未认识到对话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革新性的教育观。非但教育领域如此，国内学术界对对话哲学和对话理论的研究都不多（一些在文学和语言学方面探讨对话的论著除外）。编撰本“译丛”的意义也在于填补此空缺。

伯姆曾对人类所面临的交流和沟通问题作出过这样的观察：

“过去几十年来，现代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广播、电视与飞机、卫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连通全球，使得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几乎可以在瞬时之间彼此相连。然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人与人之间感觉日渐隔阂，彼此间的沟通以空前的速度，变得每况愈下。”^①

当他写出上述文字时，是在1970年。人们渴望沟通，但不得其门而入，乃至堕入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病态，不再去谋求交流和沟通，转而去诉诸暴力和争斗。这种状况，迄今并无改变。对话已经成了现代社会人类的一项“缺失的技能”^②。以此观照“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中的现代国人，何尝又不是如此？

希望本“译丛”能帮助你重新恢复这项技能，学会对话，运用对话，于对话中重塑人生的意义、目的与精神，进而改造自我、人性和社会。路遥遥，“尔其勉之”^③。

① [英] 戴维·伯姆著，李·尼科编，王松涛译，论对话，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

② “A Missing Skill”，见于：Yankelovich, D. (1999). *The magic of dialogue: Transforming conflict into cooperation*, London: Nicholas Brealey Publishing, p. 16.

③ 《左传·昭公二十年》。

1994 年版序言

在开篇之前，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你可能会因过于沉浸于阅读此书而浑然不知到底从中学到了什么。不过，我可以保证，你从此书中学到的，将远比从我（或其他人）所写的其他教科书中学到的要多。你会逐步明了此书蕴藏的深刻道理，从而迸发愉悦的思想火花。

简·韦拉是我所知道的最具天赋的教育家之一。她探究并精通成人学习的一些基本理念，并凭借其天赋和想象力，带着爱心和关切之情将这些理念应用于教育活动之中。她不只是一位杰出的教师，还是一位有天赋的故事讲述者。如果你觉得自己很难放下一本好的小说，你同样会发现很难放下手中的这本书，你会被作者令人振奋的探索精神所吸引。

虽然我也写过 18 本有关这个主题的著作，但我不得不坦承，从这本书中我学到了很多成人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知识，多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也非常感激，因为我从这本书中了解到了许多我从未访问过的地区（如北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群岛、尼泊尔、萨尔瓦多、津巴布韦、孟加拉）的人情世故和文化特色。我

现在更加了解我们这个世界。我现在有一群新朋友：埃塞俄比亚的法土玛（Fatuma）、坦桑尼亚的奥尼·马卡梅（Auni Makame）、爪哇的玛姬·阿南（Margie Ahnan）、马尔代夫群岛的穆斯塔法·侯赛因（Mustafa Hussein）、尼泊尔的杜尔加·巴哈杜尔·什雷斯塔（Durga Bahadur Shrestha）、赞比亚的密凯利·欧克罗（Mikaeli Okolo）、萨尔瓦多的卡洛斯·卡斯蒂略（Carlos Castillo）、津巴布韦的泰妮·慕东多（Tainie Mudondo）、孟加拉的阿苏拉·洛里（Assura Lori）。简·韦拉把他们描写得活灵活现，犹如就在我眼前。

祝你拥有一个最愉快最有益的人生旅程！

马尔科姆 S. 诺尔斯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名誉教授

1994 年 1 月